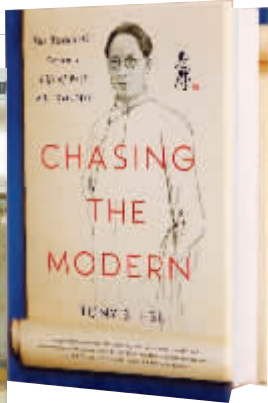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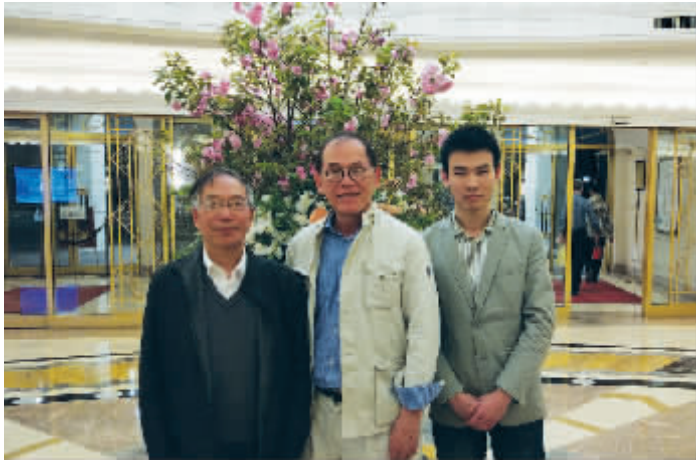


其人虽已殁,百载有余情

——《志在摩登》译后记

■杨世祥



《志在摩登》英文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从仁(左)、徐志摩嫡孙徐善曾(中)和本文作者合影。

去年 10 月的一个午后,业师虞建华先生忽然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篇家世考证的文献在寻找英译者,问我感不感兴趣。虞老师道明详情后,我才知“徐志摩在美国的孙子”徐善曾在撰写一部祖父的传记,需要参考徐氏家谱,可无奈长在美国不通中文,便委托他和虞老师共同的朋友,现寓居美国的邵华强先生从中牵线,找寻一位合适的译者。虞老师建议我担此任务。对徐志摩我素来敬仰,有机会翻译诗人家谱,和徐氏后人共事合作,不由心情激动,我当即便答应下来,某虽不才,愿殚精竭虑以为之。随后我便和徐善曾先生取得联系,帮助其翻译家谱等事宜。但彼时我万不曾想到,这场机缘竟成为我翻译此书的契机。

今年恰逢徐志摩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徐善曾先生也重回故壤,赴海宁、上海、北京等地出席诗人的诞辰纪念典礼。其间徐先生邀请上海师范大学的王从仁先生和我二人在他下榻的上海花园饭店小聚。到了酒店大厅,只见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老者健步走来,操着一口略带华裔口音的美式英语向我们招手致意,随后我们三人便略置茶点,择地入座。徐先生虽已年届古稀,却依旧思维清晰,谈锋甚健,晤言逾两小时仍不露倦色,毫无老迈之相。说到会心之处,便抚掌胡卢而笑;言及悲恸之时,则低眉怆然唏嘘。不知是否向祖父致敬,徐先生也戴一副圆框眼镜,依稀可见徐志摩昔年隽逸风流的神采。若非已然知道他是耶鲁大学的工程学博士,退休前一直从事电子科技领域的工作,我定会以为他和祖父一样,也是一位真性情的诗人。席间徐先生每每溯及家事,王先生更从诗学、美学和史学的高度评点徐志摩的人生沉浮和锦绣诗章。徐先生不通中文,王先生则不善英语口语表达,我便居中传译。两位老

先生随和亲近,让我丝毫不觉窘默。三人漫云今古,相谈甚欢,直至更深夜降、肴核已尽,才合影留念、揖手话别。

那次晤面之后,我对徐志摩的兴趣更加浓厚。说来惭愧,虽然素来以诗歌爱好者自居,但徐志摩的诗集我只在大学时浮光掠影地翻过,从未曾细读精研,于是回去后便购齐了全集置于案头,得暇即取二三页赏心处品读玩味。

读完全集,并翻译了《志在摩登》一书后,提及徐志摩其人,令我无比感慨。对这位诗才绝顶而命途多舛的诗人,我慕其人,敬其才,羨其时,而悲其遇。徐志摩是一位横空出世的诗人,他兼收并蓄,融会中西,于旧体诗分崩圯后的瓦砾场上横绝六合,独树一帜,在短短数年间将新诗推上了全新的美学高度,其天赋之高,不能不令人折服。即使猖狂如钱锺

书,也在《围城》中借遗老陈散原之口表示新诗诸家中“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徐志摩虽才高八斗,却从不恃才傲物。文人素来相轻,群雄并峙的民国年间更是如此,我们常听闻昔年某大师与某巨匠之间往来不睦以至意气相争,彼此之间口诛笔伐、攻若仇讎。而徐志摩一向闵柔敦厚,温文尔雅,处事不愠不火。他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之力,胡适曾评价徐志摩是“黏性的”、是“我们的连索”,梁实秋说他“一团和气使四座尽欢”,就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徐志摩纵横文坛不过短短七八年,从未因文生事与同侪结下不快。即使是与其思想立场与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鲁迅,徐志摩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尊敬。徐志摩长空失路后,鲁迅还特地从报章上剪下他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

有位朋友说,诗人的心是高在云天之外、于大地上无可栖居的。管窥徐志摩其人后,我更深以为然。此书名为《志在摩登》,而徐志摩所孜孜以求的“摩登”究竟是什么?是自由?是爱情?是美?是诗?或许都是,抑或又都不是,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要最澎湃的诗情,要最无瑕的爱情;他要最美的美,要最自由的自由。换言之,徐志摩追求的乃是纯粹的境地,他要这世界纤毫不染,他也要每个人都怀质抱真;他要翔翥于高天之上,做一只云中的仙鹤,直抵梦幻中的天庭,与心心相印的爱人一齐吟诵他的锦绣诗章。而须知这红尘浊世上本无所谓纯粹,终于,不堪重负的他从云端直坠尘泥,“云中鹤”化鹤云中。

闻悉徐善曾先生撰写的徐志摩传将出中文版,是在今年的 7 月下旬。那日忽然收到邵华强先

生的来信,说中信出版社已取得此书版权,他建议由我来担任此书的翻译工作。邵华强是徐志摩研究的前辈学者,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的《徐志摩研究资料》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蒙邵先生、徐先生与中信出版社如此青睐,我自然一口答应。但译书的过程却远不像答应的那样轻松。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般连机器都可胜任。好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化,更是对原文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兹事不可谓不难。我的硕士生导师、翻译家朱振武先生完成《达·芬奇密码》译稿后曾口占打油诗一首:“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书译罢满头秃。”译事之艰辛,由是可见一斑。中英两国之间相去万里,地理景候、文化源流与历史变迁各不相同,是以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词、语法结构和思维模式上都相差极大。若仅逐字逐句逐译,盲目追求“忠实”,便难免跌入“翻译腔”的陷阱,为读者所诟病。因此,我翻译的基本思路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圭臬,在保证译文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用晓畅的汉语还原原著的内容与风格,尽量规避句式欧化、生硬艰涩等“翻译腔”,做到得“意”忘“言”。

此书中的几处翻译有必要一提。其一是书名的翻译。英文版书名原为 **Chasing the Modern** (追求现代),我几经斟酌后,将其译为《志在摩登》,仍忠实于原名,但把“志摩”二字嵌入书名,一眼便知是徐志摩的传记。另一处是对 **The Bloomsbury Group** 的翻译,该社团系二十世纪初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因常雅集于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遂以之为名,国内通常译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为追求美学效果,此书中将其音译为“白庐碧蕤社”,兼向徐志摩的“翡冷翠”(Florence,意大利城市名,通译为佛罗伦萨)等佳译致敬。

(上接第一版)

据上海大学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院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郭毅可介绍,中国人对英国人有刻板的印象,好像他们就知道赚钱,即所谓的“商业民族”。其实,英国人毕业后找工作,最好的学生未必去银行,主要还是在大学里。在大学任教,挣钱并不多,各国差不多都如此。但在英国,人们几乎已经形成共识:在大学里搞研究,不但好玩,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别人付钱我来玩的职业”。

郭毅可说,英国社会对大学的认识,同欧洲传统有关。在中世纪,艺术家、科学家等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得到贵族或教会资助,不用考虑作品或成果“赚不赚钱”的问题,而贵族对人类创造抱有尊重的态度,不以“稻粱谋”为念。因此,在英国,科学代表一种 **craft** (手工艺),科学家就是所谓的“工匠”,跟画家、作曲家、诗人、木工同属一类人。诗歌要写得漂亮,画面也要漂亮,科学家发现或制作好玩的东西,也要漂亮,爱因斯坦称自己的相对论方程式 **E=mc²** “很漂亮”,就是这个道理。创新是人的本能,也是科学家和其他一切工匠或“手艺人”的本能。

而本文开头出现的上海大学的无人艇,其背后团队,正是这样一群“工匠”。在书中,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罗均以生动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了这群“工匠”。

上海大学重点开发无人艇完全属于机缘凑巧: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对安保有特殊要求,当时学院谢少荣教授承接了世博会期间对黄浦江进行江底扫测的科研项目。

世博园区坐落在黄浦江两岸,需要确保河道不出现“蛙人”之类的安全隐患。说到安全,最可靠的是“封江”,但对于黄浦江这样运输繁忙的水道来说,会展期间长达半年的彻底封江,经济代价太大。采用有人驾驶的巡逻船,可以做到水面上方的监测,但对水下浑浊水域中的目标,辨析能力极低,更不用说排除水下安全隐患了。

上海大学提出的方案是采用体积有限、可以携带潜水器的扫测艇,用声呐探测水下情况,发现问题时,及时派遣水下机器人作相应处理。

世博会举办的一百八十四天中,上大的扫测艇每天穿梭在黄浦江中,为世博会举办期间的水下安保,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撑,为保障世博会成功举办,作出了贡献。这也引起了上海海事局的注意。海事局的职责之一是对中国所有领海进行海图测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海图之重要犹如地图,没有精准的海图,巨轮寸步难行。然而测绘海图远比地图困难。中国有海岸线一万八千多公里,靠人工测量,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要利用海测船来测绘,又受安全航行深度所限,无法近岸测绘。所以多年来,一直未能制成精确的

岸线海图。

海图上有空白不只是航海界的技术问题,更具有国际政治的内涵。自古以来,南海岛礁就是中国领土,尽快把岛礁周围的数据精确测绘出来,实乃“国之大事”。既然其他方法都不行,那就只有发展无人测绘船,一旦成功,完成了岸线的精确测绘,一则可以填补国家空白,二则未来商机巨大。于是,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上海大学无人艇出海了。

在世界上,相比无人机,无人艇是“后起之秀”。在上海大学,无人艇团队也称得上“后起之秀”,不仅因为团队组建时间不长,还因为团队成员以年轻人居多。整个团队有三十多名教师,加上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0 后”,大部分是“80 后”,有八个是“90 后”。无人艇名为“精海号”,团队则自诩为“精海人”。“精海”既有精卫填海的意思,体现上海大学工匠矢志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情怀,也有精确执行海上作业的意思。面对集中了团队心血和智慧的无人艇,小伙子们爱心满满,戏称自己为“精海爸爸”。

好多人觉得机器人冷冰冰的,其实无人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物,人类的创新转化成了机器的灵性。随着机器人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当成孩子,慢慢融合在一起了。无人艇需要技术创新,这已属不易,而要从

技术成功进一步实现工程应用,还有遥远距离需要克服。“精海爸爸”一年在海上考察的时间大概有六个月。船厂的人很感慨,说团队真不容易,虽然是硕士或博士,但干的是民工的活。工程师不是科学家,要在最贴近实际的状态下,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海上作业危险性大,各种情况不可预知,还要带着贵重仪器进行调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年轻的工程师们乐在其中,因为创新最能体现个人的价值。

最能反映年轻人心态和情趣的是双体无人艇“小白”,模样呆萌可爱,几乎全由“90 后”承担设计。“小白”正式立项是 2015 年 6 月,但必须在 11 月工博会上展出,这是极大的挑战。为了确保“小白”如期完成,团队全体后期人员包括设计和制作人员,都窝在船厂里。研发人员干着木模工的活,因为只有知道工艺,才能有更好的设计思路。团队齐心协力,终于赶在预定时间内让“小白”登上展台,驶入海洋……

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些“大工匠”,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各个领域占得先机,让中国立于不败之地。“非大时代无以孕育大工匠,非大工匠无以催生大时代”,所以,顾骏表示,这本书的意旨所归不在于展示个人,不在于展示某个大学校园中的小群体,而在于力图为支撑起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大国身姿的无数中国大工匠树一组象征,立一尊群雕,谱一串音符。